

相识一秋，受用余年——2016年秋季UCSB交流小结

2017-06-02 14:03:26

2016年秋季学期，我有幸申请到赴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SB）交流一学期的机会。第一次走出国门，一开始在生活、学习、语言方面都遇到了许多或大或小的困难，但回首看来，连同这些困难一起，留下的全是受用不尽的宝贵成长经验。而不论我之后还会去到加州与否，他和他不知疲倦的阳光一起，都将一直闪耀在我的记忆里。



（UCSB外的海滩）一、学习体验

在出发之前，曾有人跟我调侃说，一学期的交流嘛，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就当出去旅游一圈。后来我发现，对于自己的整个专业体系培养来说，在外学习当然不如在复旦按照培养计划系统地上课，但每一门课本身就是一个有意思的知识专题，对于知识面的拓宽和兴趣的扩展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何况，海外交流最常被提及的意义就是通过一个学期的深入异乡，达到在学校里所不能做到的眼界提升与见识拓展，这都是一般的旅游达不到的目的。我这次在UCSB交流期间的感受大致也是如此。我本专业为文物与博物馆学，原先的计划是在UCSB修学考古方面的课程。但我们选课时已经错过了对方学校的抢课时间，加上后来我在一个大三的美国学生那里了解到，UCSB的考古学课程主要在春季学期开放，秋季学期本来就课程较少，因此我最终的课表与理想状况有较大的出入。但就像开头说的，本身就不打算也不太可能进行系统的学习，因此尽可能地选择了一些自己感兴趣，平时又没有时间去接触的课程。我的课程总共有五门，分别是文化人类学（Introductory Cultural Anthropology）、台湾文学赏析（Introduction to Taiwan Literature）、西班牙与新世界艺术史（The Arts of Spain and New Spain）、考古实践实习（Practicum in Field and Laboratory Analysis）以及羽毛球（Elementary Badminton）。后来事实证明，这些课程都非常有趣，并且让我收获颇丰。五门课程数量上很多，但实际上只有前三门是常规意义上需要阅读、作业、写文章与考试的课程，后两门一门为高年级生的实习课，一门为我为了督促自身运动而选的体育课。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专业的低年级基础专业课，也是一门相当于复旦通识课的大课。由于国外的人类学发展进度超出国内，在我们系又几乎没有相关课程，因此选修这门基础课，可以从最基本的层面了解文化人类学的内容与方法，为自己提前做一些知识储备。我系艺术史相关的课程其实不少，但几乎都是中国艺术的各方面，对于国外，尤其是西方艺术史的涉及比较少。因此，这学期的西班牙与新世界艺术史这门课算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西方艺术传统与发展，并且这第一次接触还是完全以西方视角，这不得不说是次全新的体验。老师按照西班牙艺术的发展与传播脉络一路讲下来，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赏析，而更让我看到了艺术在欧洲错综复杂的政治发展路径以及海外殖民中扮演的重要地位，以及起到的辅助作用，并不由得引发了对自身专业的进一步思考——文物也是古代艺术品，它们在现世的生存价值或许远不止供人把玩观赏，而更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的载体，也是人文精神的物化传承。与以上两门课程相比，台湾文学赏析是与我专业最不相关的一门了。或许由于老师是中国人，授课除了全英文之外，方法也比较中式，但与外国学生一起学习台湾文学发展在获得知识之余，也十分有趣。我们时常就一些中国文化方面的话题进行交流，他们很多对于中国文化的印象对我们而言，就像真正的中国对于他们那样令人吃惊。但令人敬佩的是，虽然很多外国学生连对中国人名的理解与区分都看起来头疼不已，但仍有不少取得了好成绩。然而在所有的课程中，我最喜欢的还要数那门考古学实验室实习。最初在选课界面看到这门课，却由于没有满足前置课程要求而没法选，于是给院系教务员发邮件，又跑了两次办公室申请，才算是选上了这门自主安排时间，采取计时制的非常规课程。作为实习生，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对周边一个小岛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各种遗存进行淘选、归类、测量、收编以及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这种实习机会在校内是很难遇上的，因为国内的科研机构与大学往往是分开的，学生能够在学校里接触实物的机会很少。而在UCSB，我第一次进入了考古实验室，实际上手整理考古遗存，可以说整整激动了一学期。课程期间，教授在给我们充分的自主工作空间的同时，还会经常在实验室进行一对一的答疑，并且在工作开始之初详细介绍了遗址相关背景、生态环境条件以及研究方法，使我了解了美国人类学应用于考古学的一些基本模式——与中国流行的历史学与考古学捆绑不同。这门实习需要的工作还包含了许多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有趣知识，如在一堆碎片中分类骨头、石头、贝壳与人工制品，以及通过各方面特征辨识不同的贝壳与骨头种类等。



(考试实验室工作之分类) 在学习方法上, 我之前在校内上过一门《考古学思想史》, 老师每周会布置阅读文献, 还有好几次小作业。当时觉得老师严格, 出国后才知这是国外主流的上课方式, 也是更能帮助学习理解与积累的方式。老师注重讨论, 注重阅读, 注重学生自己的探索——人类文化学的期末大论文是自己选定一个团体做人类学调查与分析, 而西班牙艺术史则需要利用空闲时间访问好几个相关的博物馆与教堂。老师更加将自己视作一个引导的角色, 学生通过自己探索与疑问得来的知识会更牢固有用。这样学习任务是比较重, 但也很少再有考完就忘的情况。



(为西班牙艺术史参观的教堂博物馆) 就学习方面而言, 这一学期的在校生活不仅有以上这些课程内容的学习, 我的英语水平也在不断的听说读写中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并且由于有兴趣学习课程内容, 本学期的成绩也还不错, 西班牙艺术史五次考试均分在百分制98分左右, 台湾文学期中考试还很出乎意料地拿了次第一。跟其他美国交流的同学一样, 平均绩点为4.0。二、课堂之外——UCSB校园生活除了课堂学习, 在校园生活中, 我还尝试着去参加了一些学校活动。如刚入学时的新生交流会、留学生见面会、中国学生中秋晚会等等。这些校园活动都是了解对方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特别在学校内不同国家的学生很多时, 随便一次交流就是文化意义上的相互了解。在秋季学期交流期间, 包含了美国许多传统节日, 如万圣节、感恩节、老兵节等。这些节日期间, 社区、宿舍、学院、社团等不同单位的学生团体与学校官方都会举办大量的相关欢庆活动, 庆祝节日, 也在繁重的学业中给自身一个放松的空间。就我参加的就有万圣节的南瓜灯活动、感恩节餐会等。其实就算不去刻意了解, 在生活了一个星期以后, UCSB校园那种全面开放自由的氛围就很可能感染

人了。年轻人们往往都很善于表达自己的看法与感受，老师也鼓励大家在课本与讲授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进行延伸思考与自主探索。而在美国大选期间，大家畅所欲言的程度更是有些超乎想象。大选作为一件严肃的政治事件，在我的感受里，是在调侃与争吵中开始和结束的。大学师生多支持希拉里，但也有少数红派支持者。曾围观过一次课堂上的政见争吵，多数人有底有气，少数派也不怯表达，双方有理有据争论了几乎半节课，才在教授的制止下罢休。在选举结果跌破所有人眼镜的那晚，宿舍外哭泣声此起彼伏，第二天有一门课的老师甚至悲痛至取消课程，去参加了特朗普的反对会。我对这种政治上几乎为所欲为的风格叹为观止，同时也开始反思——在自己人生某些关键时刻，我是否也能像这样有主见、有底气。



(自制南瓜灯)



(感恩节餐会收到的祝福花) 其实就算不去刻意了解，在生活了一个星期以后，UCSB校园那种全面开放自由的氛围就很能感染人了。年轻人们往往都很善于表达自己的看法与感受，老师也鼓励大家在课本与讲授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进行延伸思考与自主探索。而在美国大选期间，大家畅所欲言的程度更是有些超乎想象。大选作为一件严肃的政治事件，在我的感受里，是在调侃与争吵中开始和结束的。大学师生多支持希拉里，但也有少数红派支持者。曾围观过一次课堂上的政见争吵，多数人有底有气，少数派也不怯表达，双方有理有据争论了几乎半节课，才在教授的制止下罢休。在选举结果跌破所有人眼镜的那晚，宿舍外哭泣声此起彼伏，第二天有一门课的老师甚至悲痛至取消课程，去参加了特朗普的反对会。我对这种政治上几乎为所欲为的风格叹为观止，同时也开始反思——

政治话题国情不同，暂且不谈，但在自己人生的关键时刻，我是否也能像这样随时有自信、有条理、有主见、有底气。幸运的是，由于室友全是亚洲人，我们宿舍成为听说过的宿舍中唯一一个没有过争吵的。方便之处不仅在于大家都用筷子吃米饭，更在于没有意识层面的文化冲击，并且还能在此基础上进行顺畅的文化交流。我的六位室友，日韩泰中，性格鲜明，都用她们各自的优点耳濡目染着我，互相的闲聊交流也十分频繁——这个“交流”包含了语言、厨艺、生活方式、历史文化等方面，甚至韩国室友Lim曾开玩笑说我的日韩语进步大于英语。



（室友一起去体育馆锻炼）我认为没有人会不喜欢加州。那里常年阳光灿烂，万里晴空，偶尔下雨都在早上人们出门之前，只留下一点湿哒哒的水痕。他就像一个活力充沛的年轻人，自然地渲染着一种愉悦的气氛与心情。而这里的人们大概也一样，自由活泼，敢想敢做。三、“西边太阳东边雪”——游访



（到UCSB的第一晚，跨过太平洋跟祖国打招呼）前面提到，在选课时由于已经错过了对方学校的最佳抢课时间，我选的课虽有趣，但却不完全符合我的专业方向。但交流学习的平台不只是在学校与课堂，专业性的培养更需要自己去开拓空间。而对于我本身的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来说，最为直接且有效的方式就是参观美国各种博物馆。系里的老师曾经提到过，美国的博物馆业发达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全国的博物馆数量比星巴克与麦当劳加起来还要多。而在美国近十个城市的游历，更让我对这种“转角遇见博物馆”的状况尤为感受深刻。虽然课业任务并不轻松，但我挤出空闲时间到过的城市还不少。从跟室友去的周边丹麦小镇和旧金山，自己一人游的洛杉矶与拉斯维加斯，到学期结束后的东部四个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之所以称之为“游访”，即不仅有游，还有访。小到洛杉矶环球影城里的星球大战纪念馆，大到举足轻重的大都会博物馆，在感受美国东西部完全不同的气候与环境景观时，我拜访学习过的博物馆算来也有十余家，并且每一家都即时记下了自己的收获与感受——也是一次对专业知识的运用与巩固。美国的现代博物馆业由于发展得早，因此也自然有比我们先进的地方。在不同城市的博物馆，我们都曾见到现场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开展。通常是一群中小学生在地上或跟在讲解员身后，进行一个专题的探索教育，如木乃伊的介绍、中国瓷器介绍等等，讲解之后还有配套的互动活动巩固知识。博物馆商店中的文创产品也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但说回来，博物馆参观的重点自然还是展品。这些博物馆中，美术馆比较天马行空，有自己的主题，大都会一类有历史脉络的博物馆都有东西方艺术的展厅，西方艺术从希腊罗马讲起，到后来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类别的分化；而东方艺术则主要以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印度的佛教艺术为主，尤以中国为甚。大二我曾修过《中国陶瓷史》这门课，对中国陶瓷的基本品种与脉络有一个浅显的了解，因此有些意外于这里中国艺术品的品质之高，甚至见到了以前没有见过的品种。并且，美国人在中国馆的布展上也很用心。就视觉效果而言，不仅会形还能够会意，有些还颇有意境。就对观众的引导与教育效果而言，我曾经跟人感慨说，“芝加哥美术馆某种意义上的教育我给满分……瓷器不仅按年代，还按照窑口分类，每个窑开始前还有个介绍，就跟教科书似的，一个陶瓷馆看了快一个小时，满怀愧疚地复习了一遍陶瓷史”。以前或许会愤愤为何这些珍宝不在国内，现在只庆幸它们能如此完好地保存。游访途中当然也有遗憾，比如去到华盛顿时，发现最想去的弗里尔美术馆正好是一年中的维护期，扼腕。但也有意外之喜。我大一时曾在上海博物馆做一个青铜器特展“周野鹿鸣”的导览志愿者，其中有一件重要展品是从大都会博物馆借来的，这次去大都会猛然看见这一套青铜礼器，很有他乡逢故人的惊喜。



（两年后重逢的“桡禁十三器”）相识一秋，受用余年——从专业眼光的拓展来说，这三个月的交流时光对我是很重要的。它打破了过去隐隐的那种“我们历史悠久，才不用出国学这些”的自持心态，使我真正认识到世界之大，学到的还远远不够，要学的还有很长要走。